

散文面面观

□梁鸿鹰

场,或者思想的原野。伟大的散文家语言极为出色,同样是为了不起的思想传播者。

一般来说,散文是虚构的天敌,与小说早就划了一条势不两立的界线。但不少散文家以跨界为乐趣。因为,凡创作就是创造,一落笔就经过头脑的加工,就是人为的,于是,散文的绝对真实性可靠性有时会受到敏感者的怀疑。虽然如此,真实性作为散文一个不言自明的法度,使读者怀有不言自明的信任,否则阅读热情就会大打折扣。但问题可能是杂糅,可装的东西很多,也许散文从性质上就潜藏着虚构体的可能。的确,我试图把戏剧结构、诗性语言和随笔智慧融入写作,但我觉得自己从未偏离散文的本质。对小说始终怀有的浓厚敬意,使我不敢轻易尝试。有些朋友也谈到我作品里的小说元素,我认为,不完全来自虚构造成的嫌疑,许多时候是叙述手段带来的阅读效果。”(《周晓枫散文选》)是耶?非耶?我看法是很强的。

散文是大众阅读的第一情人,一般人都把散文当作日常精神之餐的必需品。由是,有人说:“散文是千年以来我们语言的稻米。一代一代的耕者,以心灵之水,以激情之柴,以生活或生命状态之米,炊雪白雪白的饭给我们餐。”(吕纯晖:《出生地》)

Essay的消亡

□王彬

中国的新文学发轫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,反映于文学界是引进了西方的文学观念,将文学划分为小说、诗歌、戏剧与散文四种类型。而散文作为文体概念,在中国的南宋时期已然出现,罗大经在《鹤林玉露》中评述黄庭坚的文学创作时写道:“山谷诗骚驰天下,而散文颇觉琐屑局促。”在罗大经的笔端,散文与韵文相对应,是一种大散文观。

为了厘清散文中的文学性与非文学性,现代散文作家与理论家们做出了不懈努力,朱自清在《什么是散文》中指出:“广义的散文,对韵文而言。狭义的散文似乎指带有文艺性的散文而言,那么小说、小品、杂文都是。最狭义的散文是文艺的一部门,跟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文学批评并立着,小品和杂文都包括在这一意义的散文里。”将散文划分为广义、狭义与最狭义的概念。郁达夫说:“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,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,比从前任何散文都来得强。”葛文在《略谈散文》中也说:“散文写作中间的第一个重要条件,就是真实的情感……一个没有真实情感的人,即使文字如何美丽也决难写出一篇动人的散文,这中间很难有矫饰和捏造的余地。”“真实情感”,林慧文调整为“真情实感”,从而揭示了现代的理论家们对散文本质的认知。

“个性”、“真情实感”、“最狭义的散文”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核心传统,是历史馈赠今天的珍贵礼物。然而对于这个礼物,今天的散文作家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与做法,或者坚守,或者反对,将本应领域清晰的散文变得不那么清晰了。这似乎是一个倒退。然而,问题又不那么简单。198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73年版的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,收有“essay”词条。Essay,出自法语Essais,有“尝试”、“实验”、“试作”的意思,译为中文是“试笔”,然而中国人不太接受这个名词,于是便出现了随笔、小品、散文几种意译。Essay的引进,促进了中国现代散文的长足发展。然而,到了20世纪后半叶,在西方,Essay这一名词却“开始消失”,但“这种文体在后来被称为专栏的形式里仍然存在”。“专栏可以是幽默的或严肃的,可以谈一个题材,也可以泛论生活中的问题,可以写得轻松,也可以就风俗习惯、道德或其他有趣的题材提出大量有益的意见。不论专栏谈论的是女婿,对外政策或是股票市场,他主要反映作者个人的趣味和观点……包括政治、经济、图书、电影、社会、医学、家政、体育运动,对失恋者的忠告,以及现代生活和思想的其他方面。”

这就是说,在我国被译为散文的Essay,作为名词,在西方已经基本不存在了,而在我国,却依然不绝于耳,中西文学界,反映于散文领域的差异竟是如此之大。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,即:在我国非主流文坛,各级文联与作协主办的刊物之外,各种时尚、服装、汽车、财经、美术、摄影、影视、旅游、建筑、军事、政治、外交、宗教等杂志所刊发的近于散文的文字以及各种新媒体所刊载的博客、微博、微信、短信,等等,这些文字,轻松可读,游走于真实与虚构之间,无论是内容还是文风,与西方所谓的专栏文章并无区别。

这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,自1901年至2012年,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主体是诗歌、小说和戏剧,散文即使有,也不过是几粒微尘。比如,1950年罗素的《婚姻与道德》、1953年丘吉尔的《不需要的战争》,但是,前者属于哲学著作,后者属于历史著作。这就是说,在西方文坛,与小说、诗歌、戏剧相鼎立的散文,并不是我们理解的文学散文,而是一种大散文观——与韵文相对立,不包括小说、戏剧的散文。自20世纪初叶,我国文学界引进了西方的Essay,经过多少作家的实践与理论家的研究,方总结出对文学散文的核心认知,近百年过去了,却发现西方散文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,由此反观我国当下主流与非主流文坛的散文,难道不是一个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吗?

走进书房,走出家门

□许辉

中国古代一般的社会知识阶层历来有耕读传家的传统。在传统的乡村社会,耕种可以获取物质,养家糊口,延续家族;读书则可以修身养性,提升自我,服务宗亲和社会。如果用现代的眼光,换一个文学的角度看,耕是对生活的一种直接体验,读则不仅仅有修身养性的功用,还是文学创作思想、知识、观念和眼界的准备与储备。

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是文学创作方法论的又一种形态。文学创作如何能有效、有生命力、有感染力,古人从实践中得出结论,还是读书和行路两结合,最有助于文学创作。读书还是要读,耕种的方式则可以转换为行路,都是对生活的直接体验。耕限于深和点,行则可能偏重于线和面,这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和创作观念,但都注重于感受和体验。

走进书房,发现思想;走出家门,发现散文。古老的创作法则并未过时,还是散文获取题材、内容、思想和形式的最基本和有效的方式。扎实的走读、耕读方式,依然有助于中国当下的散文创作,读则有助于中和散文的浮躁,有助于中国散文创作持续健康的发展。

自然,同为进书房和出家门,但几千年来,其中的内涵却是动态的,是一直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的。拿进书房来说,明朝以前人们进书房,读的多是儒家经典;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登陆之后,西风东渐,中国人开始读舶来物;到1910年代前后,形成全盘西化的高潮;我们现在的读

书,则中西兼备、包容共生。

出家门的内容和方式也总是在改变着,或为创作者选择使用。陶渊明躬耕田园,“种豆南山下”,“带月荷锄归”;李白则游走于江南,“抽刀断水水更流,举杯消愁愁更愁”;北魏的郦道元注《水经》,不仅广读书,搜文献,还特别注重亲历和到场。

进书房和出家门,还有助于发扬散文包容的特性,散文的生命性在于不断地吸纳新知识、新形式、新方法和新内容。“文革”时期只容许阶级斗争和革命批判式的散文存在,内容和形式的路子越走越窄。新时期散文立足于期刊,繁荣于媒体,普及于网络,千家写,写千家,路子将越走越宽。

当代散文创作通过汲取学术成果,学会了田野考察的方法,吸收了这种体验生活的形式,吸收了人类学的价值、方式和思想,进一步了解人类自己,深刻地理解自然环境中的人类,也把这种形式转化为内容和观念,吸纳进散文创作的范畴;汲取政治学和社会学成果,评点江山,谋略大势,激扬文字,褒贬利弊;汲取地理学成果,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,从历史地理、人口地理、经济地理、区域地理、文学地理等等路径出发,沿途也是果实累累,风光无限。

所以,吸纳和创新,既是散文创作进书房和出家门的生命,也是散文创作繁荣发展的根本性的规律,是散文创作的“元道”。

散文人缘最好,最容易受到拉拢。无论出现什么载体,都会首先邀请散文入伙,好处是使散文的表达优势、变通能力得以充分展现,使散文创作在内容题材、风格样式上进一步拓展的可能性大为增加;副作用是使其驳杂性、繁复性不断放大,散文在享用探索无禁区、写法无约束的自由的时候,不时跨越自己的边界,引来无奈的呵斥。或许,散文的优势恰恰在于适应性强,变通本领大,能够变化无穷,如王佐良所言,“变化也是一种磨练,磨练得多了,散文也就更加硬朗,更加灵活,能把叙述、讲解、说理、辩论之类的事实做得更好,同时又能巧妙地、有感染力地抒情,挑逗,刺激,作清谈,写玄思,制造奇异的梦。”(王佐良:《并非舞文弄墨》)这种说法是公允的。

散文面向实际,面向社会,面向大众,具有最广泛的表情达意的实用性,同样也有娱乐情志的功能,好的散文在表达上精确、有力、平易、伸缩自如。平易而不平淡,是散文的一种高超境界,不需要文字上的老到,更需要价值观、道德感、现实感的支撑,需要对现实问题积极回应的热度。有了这些,写出来的散文即便语句朴实平凡,同样能够产生撼动人心的力量。

散文的幽默是其最受欢迎的力量。因为,幽默是人类最伟大的独有能力之一,是充分展现和表达人类自信、机智,对人生无所畏惧、对人生无限热爱、对艰辛笑脸相迎的精神。幽默背后的支撑者是智慧,是经验,是对处境的从容与练达,幽默与浅薄对立,与轻浮无缘,只有多透人生本质,礼敬传统,看齐古典,才能激活幽默、自信、智慧,使散文的人缘更好。

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,散文创作继“五四”运动之后的20年,新中国成立初期,其主要特征是写作者的人群多,发表、出版的阵地多,各种评奖、笔会多,形成风格和有影响流派多。对于这种态势,我在10年前曾以《散文进入商业化写作时代》进行过详细阐述。然而,繁荣的背后,也存在着许多盲目与乱象。有道是存在就是合理的,话是这么说,我却不那么看。我以为,这些问题说白了还是个哲学关系问题。

一、大与小的问题。自上世纪90年代贾平凹先生提出大散文观以来,确实在散文界引起很大震动。有相当多的散文作者很自觉地在散文题材、写作技巧上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。应该说,这种探索对散文今日日的繁荣与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。但是,我们从大量的散文阅读中,也不难发现,有相当一批的作者对大散文的理解是机械的、歪曲的,他们所认为的大散文就是宏大叙事,就是动辄洋洋万言。其实,小散文并不是因为文字的短小,题材的简单,就不足以彰显文学的大。历史已经证明,我们有相当多的千字文,因其思想的深刻、叙事的精巧,至今依然为读者青睐。反之,我们多年来看到的大散文,有几篇能让读者铭记呢?

二、多与少的问题。我们说一种事物发展繁荣,首先突出一个多字。散文也是如此。20余年来,散文的多主要体现在作者多,读者多,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人多作品的质量就高呢?这就要具体分析了。就散文创作的总体而言,较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应该说提高了很多,尽管如此,我们应该看到,今天的读者的欣赏水平也在大大的提高。因此,当今的散文作家,不管你写了多少篇,出过几本书,获过多少奖,你在圈子里名气有多大,你要在读者心中留下名篇的记忆恐怕还真很难。因此,我提倡散文

好散文当是生命必需品

□郭文斌

关于散文本身,各位老师已经讲得很到位了,我想就创作体会谈几点浅见。

好散文当是生命必需品。当散文像食物一样成为人们每天不可缺少的精神必需品时,自会繁荣。身体没有食物提供营养会垮掉,灵魂没有“食物”作营养也会垮掉。身体需要每天三顿饭做保障,灵魂同样需要。这也就是古人为什么有早晚餐的原因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,我开始实验,近半年来,获益很大。每当诵读状态好时,全身舒坦,口有清香,舌下有甜甜的精液产生,如品佳茗。需要说明的是,这样的美好感觉只有诵读才能得到,就是说,对于选定的经典,先不要理解它的意思,只是把字音读准,文句读顺,用直觉状态读即可。如果读进去,会有不忍释卷之感,总想待在那种纯粹的读的美妙状态之中。如果某一天没有诵读,一天都会觉得没有精神。后来觉得,这样的早读比早点都重要。它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提醒我们如何度过一天,经典成了我们一天生活的线路图,依此行事,可以免去许多错误。晚上再读,对照检查今天是否有做错的事。如此天长日久,我们会发现,灵魂比以前干净了一些。

好散文当需无菌作业。去年以来,我基本停止了传统意义上的写作,但我每天在写反省日记,越写越喜悦。因为我想,当我自己还很假时,大概写不出真正美的文字,而一种文字如果真不起来,是不可能真正打动读者的。比如今天,因为我没有带水杯,服务员用一次性杯子给我倒了水,这就浪费了,一个一次性杯子。晚上,我就要在反省日记上作检讨。也许大家会说,郭文斌你太作秀了吧,浪费一个一次性杯子有什么要紧的。但在我看来,这个问题很严重,因为它在我的生命中,成了一个圆满。在我看来,节约整个地球的资源 and 节约一个一次性杯子在事上有大小,但在心上没有大小,因为都是一个节约的心。有许多错误,正是在不间断的反省日记写作中改掉的。比如吃零食的

评奖评单篇。我也提倡散文写精短篇。(有位西安的中学语文老师曾对我呼吁:请让作家们为孩子写千字文。)

三、虚与实的问题。散文能否虚构,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,也是散文写作者、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。多少年来,散文一直以叙事、抒情为主。上学时,老师他强调学生写真人真事,似乎不写真人真事,就不会有真情实感。包括教育学生要讲实话,讲真话。于是乎,多少年来我们的散文教育也一直提倡真实。其实,文学的真实跟生活的真实是截然不同的概念。既然文学属于艺术,就不能把生活的真实原封不动地放在作品里。我赞成影视编剧们关于历史题材创作的准则:大事不虚,小事不拘,即大致情节要有,细节可以充分艺术把握。

四、变与不变的问题。前几年,有一批年轻的作家发出了散文要革命(或称新散文)的呼声,为此还开过几次会议。等过了几年,人们发现,散文并没有被革了命,倒是提出革命的人内部发生了革命。譬如有人明确提出,他(她)写的不是新散文。这就涉及到散文变与不变的问题。我以为,变是正常的,不变是不正常的。变不等于不尊重艺术的基本规律。任何人都寻求变化,风格很难形成,形成了就很难改变。杨朔散文是一种风格一种模式,你可以不学,但不可以否定它的存在。

五、深与浅的问题。近些年,抒情散文已经很少看到,主要原因是:生态环境的破坏,人际关系的淡漠,市场经济的残酷,使作者很难产生对生活的激情。人们似乎更愿意看文字类的杂文与随笔,认为这些作品更厚重。至于叙事,人们对生活中的家长里短,亲情怀旧,乡俗风物,已然审美疲劳。于是,有相当多的作家,像考古队那样走人历史,寻找答案。我的理解是不管哪一类的散文,首先要考虑艺术性,离开了艺术性,再厚重的东西也值得怀疑。

名家何其多,名作何其少

毛病,天天检讨却天天犯,但时间久了,就觉得这样天天检讨实在不好意思了,第二天,就下决心把它改掉了。再比如上班期间,当我有一天终于做到了公用一个电话,私事用个人电话时,觉得生命有了一个重大超越,晚上在反省日记上写下这件事时觉得很光荣很喜悦。这样的文字,我不知道是不是散文,但是我觉得很真,如果将来我愿意交给出版社,相信读者也会喜欢。

好散文当有改造力。近年来,我收集到了大量正能量的文字改变读者命运的案例。我们村上的两位青年,其中一位因为犯罪被判了8年,另一位却因为读到两本好书走上改过自新的道路,这个故事,我写在《文学的祝福性》一文中。去年,一位朋友的孩子出了问题,很严重,严重到他们都准备辞职专门在家看护孩子。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,有人告诉她试着读一些正能量的经典,向孩子表达祝福,她就试着去做,不想奇迹出现了,孩子真的渐渐好转起来,今年居然以高出他们省重点分数线70多分的成绩考到一所重点大学。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很大,它让我想到,古人所讲的祝福不单单是一种形式。后来看《霍金斯能量级表》,才知人的生命观本身就是能量,那么,文学观也不应例外。表的下限是20,上限是1000,分水岭是200,之上产生的情绪对世界有积极影响,之下产生的情绪对世界有消极影响。个体生命是如此,文化产品也如此。而研究发现,绝大多数流行文化对应的能量均在200之下。那么,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,能量级在200以上的又有多少呢?因此,我们要让散文真正繁荣起来,散文本身很重要,但写作者的价值观可能更重要。因为一个能量级在300的人,相当于9万个在200之下的人。因此,我们的崇高感提高一分,慈悲感提高一分,喜悦感提高一分,也许会多赢得成千上万的读者。

我的散文观

□熊育群

我个人的散文追求是:一,以有限的个体生命体验无限的存在,张扬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;二,强调在场,就是写自己身体在场的事物,哪怕历史,也不是来自于书本,而是来源于现实的存在,哪怕只是一物一景,也是一个时空的物证,是时空连接的出发点,重视身体在生理的、心理上的反应是我得以体验世界、表现世界的依据;三,正是因为个体生命的短暂,才具有强烈的时空意识,才打通历史,连接历史,这里的历史不再是文字记载,不再是知识,而是从生命出发的一次更幽深的体验,如同从现实的层面打开一口深井;四,表现方式上重视东西方的“悟”;五,文字以最大限度逼近体验,语言是人的灵魂,其灵动像呼吸一样自然,像情绪一样起伏,像站在你面前一样真实,因此,独特、别样是必然的特性。

我的世界呈现出瞬息的、暂时的、变幻的景象,它们都带着强烈的时间印迹。写历史,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它的气息,它就在我生活的时空里,我感受到了它的存在,历史的力量在我只是呈现事物的一种工具,它不是目的,通过它我找到现实与过去的对接,把我们看不到的事物延伸过来,我在乎的是从前的气息,我感受到了这样的

气息、场,我要把这已经虚妄了的气息表现出来,把这种存在再现出来。我在乎的是这一过程所表现出的时间的纵深感。

关于文化大散文,我认为文化只有与个体的生命结合她才是活的,那些活在每个心灵之上、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的文化才是能够被感知的。否则,它只是知识,是脱离个体感知的抽象的文化知识,没有个人感知的历史文化书写只是知识的传播,而非文学的性灵抒写。所以我写历史文化散文不会有完整的历史,它们是断续的、跳跃的,历史永远是跟随人的心灵意志的,或者是时空的感觉,或者是一个抽象出来的象征符号,我要表达的是心灵史,是消失了的生命的现场。

在这个万事万物寻求新变动的年代,我认为,怀旧、守旧不是一种寻找与发现,也是一种勇敢者的姿态,需要抗拒潮流的勇气和对接现实的眼光,因此,守旧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先锋!

我能做到的只是忠实于自我。我的写作不愿被裹挟,保持着自己的天地观,时间观以及敬畏感。滚滚红尘中,我的目光掠过喧嚣的人群,投向历史的深处,看到大地上逝去的事物,体验着人生过客的光芒。我活在过去之中,又活在未来之外。我不但看着这个世界前行,也看着自己与世界的周旋。我的散文是后视的,却有现代意识与表达的追求。时代剧烈变迁,使得世界如此丰富,丰富之中,却有许多正在远离我们而去的东西。我愿意做一个看得见离场者背影的人,并表达自己的哀思与痛楚……

全国散文创作会议发言摘要